边看边聊

闲话新时代“伯乐”

陈甬沪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此名言千古流传且耳熟能详。儿时幼稚，常盼伯乐从天而降，乐享一把千里马的滋味。“伯乐”如今由制度引领，分布社会各领域，他们“甄别”的“百里”之马，与“相出”的“千里”“万里”甚至“亿里”之马，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立下“汗马”功劳。当然，目前“伯乐”良莠不齐也是事实。

前不久，有专家在复旦“聚焦大数据时代国际人才精准评价”研讨会上提出，目前，各单位各层面推出了人才计划，但纷繁庞杂、交叉重复、定位不清、标准偏颇、异化使用等逐渐凸显，客观上形成了“人才帽子”工程。笔者以为，这“异化”与伯乐“水准”不无关联。伯乐是谁？传说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在人间，则称精于鉴别马匹优劣者。如今转义为发现、推荐、培养和使用人才者，亦与人力资源管理者（HR、HRP）等同。伯乐掌握着一干人的境遇或命运，甚至影响社会或单位四梁八柱的稳定。看来“先有”伯乐这至理名言，意味深长。

那天，受邀请旁听了“人才招聘会”。某应聘者介绍自己从内地某大学毕业后去东亚某大学读硕士，因为硕士论文出色，入选该地优秀硕士论文集，也让他顺利地进美国某大学读博，又以博士论文出彩，被某财团相中从事行业最前沿的科技项目研发，并成为出成果的团队成员。一字排开的“伯乐”，显然被经历、尖端、成果所吸引，对某大学学术成就、某国风土人情等表现出十分浓烈的兴趣，一而再，再而三地解说，似乎是个“海外通”。一阵程序齐刷刷地打钩，等待“评审团”的合议。

有旁听者坐不住了，她连发三箭：请应聘者解说一下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的差别；请评价一下引进项目在理论与应用领域的位置；请描述一下配套周期资金与阶段性成果的预期；成果的含金量。

于是，应聘者的答辩，终于让“伯乐”听懂了并分辨出了什么，于是这“领军者”一泻千里。

伯乐“相马”使命之重，重在“品”人、课题、项目、服务等之“术”。那日，朋友参与一个文化项目竞标，那个对应不了“文化”味的标书反而夺标，让他大呼不解“伯乐”的尺度取向。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新时代已对伯乐提出了新的挑战。10月8日在“智汇上海、航启未来2018航运人才周”活动中，承办方赵伟理事长直言，“HR”好比“伯乐”，追求人尽其才、才尽其能、能尽其效是职责所在。上海航运产业的“伯乐”在“资格、考核”规范中交出亮丽的答卷，比如，上海128家重点航运企业在市政府人才引进战略下，近年引进境内外各类人才3705位，形成航运人才国际化格局。2017年“航运”对上海经济贡献度上升到11%，人才的贡献度则上升到28%。可见“规范与标准”化，是形成了伯乐与千里马相得益彰的基石。

伯乐要有优选领军马之能，更要有养好、喂好、用好百里、千里、万里马之识。三享两益青年职业中心监事向小玲强调，按照市委书记李强“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让上海成为天下英才最向往的地方之一”的要求，本次航运人才周展示“领航风采”“护航英才”“启航未来”数据平台，为“伯乐”“千里马”共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务的支撑。

海派文化孕育下的“相马”观，为实现“聚天下才，兴海上人”提供了可创新、可复制、可推广的途径，相信上海“五个中心”“四大品牌”必将在人才能力提升、能量集聚与能级核变中再创辉煌。

我的学生是酋长

邓伟志

我作为一名教师，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学生超过老师。最近一位学生从国外回来，我知道他大大超过了我，我有着异乎寻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一个国家从事的工作名称不仅在当今中国找不到，你跑遍欧美也找不到。他在赤道以南一个国家当酋长。我今天八十岁，阅历不能说不丰富，可是我从来没见过酋长。没见过酋长不等于一点也不了解什么是酋长。

我知道，酋长是世袭的。我的学生是被国人盛赞为“中国之鹰”的名人的外孙，他的父亲是川军名将之后。他姓从父姓，名以母姓为名。厉害了，我的学生！你这位中国人是如何当上酋长的？

我知道，酋长是多妻制，少则十几个，多则有几百个妻子的。厉害了，我的学生！你那被人所称的“王宫”里藏有多少王妃？

我还知道，酋长出行是要坐八抬、四抬大轿的。厉害了，我的学生！坐轿颠簸的滋味你受得了吗？

正当我为学生多虑时，接我见酋长的车子已经开到了酋长门前。我与酋长互相问候几句之后，便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如何当上酋长的。他说：“是公推的。”顿了顿又说：“在老师面前我就如实汇报吧！我是靠为百姓做好事当上的，我为他们修桥铺路搞建设，我不用一枪一弹帮他们解除了叛军武装，搞掉了黑社会。他们看我有用就把我推上酋长这位子。”

“那你坐上这个位子以后会世袭吗？”我继续追问。

“不会。”他话音未落，他的同学又跟他开起玩笑来，揭他在大学里如何背着我们老师淘气的故事。这时我才看出他这位在他国庄严的酋长，一见老同学便回到了学生时代的活泼可爱。

“你有多少妻子？”

“一个。”

他见我摇头，说：“不信我把我三个孩子领出来拜见邓爷爷。”

这时他的老同学出来帮腔：“邓老师你不能冤枉这位改革型的酋长。我证明他坚持一夫一妻制。”

“你会像其他酋长那样一言九鼎吗？”我再问。

“我不认为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他们要唯命是从，我没办法，习惯势力厉害得很呐！”

“你出行坐轿吗？”

“酋长可以坐轿，可以骑马。我从不坐轿，偶尔骑马参加重大活动，平常坐汽车。那里的人也意识到交通工具的发展会改变生活方式。日常生活虽然有变化，但是重大节庆，我还要穿酋服。”酋长说到这里笑了起来：“不是囚服，是酋长服。我的酋长服是当地几个心灵手巧的妇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他们以替我绣衣而感到无尚光荣。百姓他们平常不可以瞪着眼看我，只能偷偷瞥几眼。有次，我签证延期，去领事馆办手续。总领事见了我，马上头着地下跪，因为他是我那个部落的人。”

厉害了！我的学生。我暗自思考外交官会朝你下跪。我当老师的，如果叫你们学生下跪，不说别的，至少是作威作福，非被开除不可。现在居然会有人朝我的学生下跪，还是自觉自愿的，合法有德的，真是匪夷所思。社会的发展分阶段，进化有先后，要融入社会，更要改革社会。融入是为了改革，不融入很难有改革。酋长制在变革，别的制度也要变革、再变革。变革必须是朝以人为本、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忽然，有人打断我的思路，低声向我述说了我这位酋长学生如何跟美洲一个国家的总统、前总统以及总统夫人沟通，促成这个国家顺利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过程。

我听了深深感到这才是酋长学生的真正厉害之处。他真不愧为“中国之鹰”的后人，不管飞到哪里，不管飞得多高，他仍是我们“中国的鹰”。

俄罗斯风情小镇的景色

薛松

从哈尔滨防洪纪念塔附近乘船，由南向北摆渡至松花江的斜对岸，来到太阳岛的核心区域，有一些满是欧式风格的建筑，这就是俄罗斯风情小镇。它有近26座彰显上世纪纯朴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保留着民间建筑艺术风格的别墅，以及典型的俄式民宅结构群体。

清末，列强瓜分中国。清政府被迫和沙俄签订密约，允许俄国人从1897年开始，在东北兴建东清铁路（辛亥革命后改称中东铁路）。俄罗斯风情小镇，即是当时中东铁路高级职员的度假区。一个多世纪以来，虽历经风雨沧桑，它仍散发着异域风情，比如绿树丛中的那些错落有致、各具风格的房屋与小栅栏，给各国游客展现了一个原汁原味俄式建筑风貌，让游人仿佛置身于异国他乡。这也是哈尔滨乃至近代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2017年，俄罗斯风情小镇被当地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在笔者耳熟的、以“苏联人家”“瓦西里家”等名字取名的俄罗斯人家，我见到一些华发整齐、目光平静的大妈。她们衣着简朴色彩淡雅，态度不苟言笑，只有与其交流时，她们才会显得对你比较热情。其家庭内部的装潢朴实无华，家具简单陈旧。虽然大妈们失去了昔日的美貌，可在举手投足之间，不像是普通家庭的妇女，倒是有点俄罗斯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难怪在这些人家，书籍与油画、乐谱与钢琴随处可见，室内还点缀着鲜花，并有憨态可掬的猫咪。其实，这些大妈既没钱购黄金，又没空去跳广场舞。她们不求富贵，但注重生活品质，要让平凡日子过得有格调、品位。

俄罗斯风情小镇里的大妈，善于运用中文交流。笔者想问她们：“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去哪儿啦？你们是不是以猫为伴的孤老？以前从事什么行当？”可话到嘴边又怕不礼貌而打住；再说，蜻蜓点水般的游览时间很快过去了，即使双方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我也来不及询问啊。

匆匆离开之际，我想到：要说观光的话，这些有着文化积淀，耐得住寂寞，喜欢按自己方式生活的大妈，才是俄罗斯风情小镇里一道真正别样的景色，它们令人印象深刻。

圣迭戈

单苏

打开世界地图，无数上海人散落在全球各个角落。我的朋友陈豪散落在濒临太平洋的圣迭戈。

他在美国近三十年，已经是老华侨了。圣迭戈紧邻墨西哥，是一座有着浓郁西班牙风情的海滨城市。墨西哥老城和太平洋沿岸美丽风景线是游客必到之处。前几年我去加州观光，到了圣迭戈只见到慵懒海狮和“中途号”航母博物馆，没有联系上失散多年的老华侨。去年徐祖伟同学参加大峡谷房车自驾游，终于联系上陈豪，两人在圣迭戈美食街吃了顿墨西哥大餐。

陈豪浑身上下洋溢着艺术家派头，T恤外套牛仔服，外出必戴太阳镜和遮阳帽，他已经是一个生活在彼岸的绘画艺术家。三十多年前他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宣传科工作了几年，当年市宫地位相当于今天上交所期交所，肯定算上海文化文艺中心之一。当年这里天天门庭若市，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手里不捧书籍杂志绘画书法作品都不好意思点头打招呼。今天这幢坐落在西藏中路的现代保护建筑镶嵌在摩天大楼肚脐眼上有点古董腔调，像一幅近代标本建筑模型，有点落寞。几年前，我约朋友等在市宫门口碰头，他说不知道什么市宫，只知道附近有来福士广场。现在每每经过西藏中路120号，我总恍惚陈豪和许多老朋友还在里面通宵达旦辛勤工作创造历史。市宫承载了上海整整一代文化人的优雅岁月和无限激情。

陈豪当年拍摄了大量上海老艺术家逆光侧光照片。他利用工作之余，走访了很多老艺术家单位和住所，为他们精心拍摄艺术照，用一张张胶片记录下城市文化的音容笑貌。不知道这些老照片还在吗？他去亚特兰大留学带了很多胶卷，要去记录大洋彼岸的音容笑貌。他走遍美国东南西北，甚至到过偏僻的南卡北卡，他说那里才是地道的美国本土。他知道有两个城市空气湿度大，胶卷容易发霉，一个是西雅图，一个是休斯敦。

我们俩曾专门聊过一次。近十多年来，他从职业摄影师转型为现代画家，在美国创作了许多大幅抽象画，获得不少艺术奖牌。他内心深处喜欢故乡上海，要为自己家乡增添艺术色彩，准备挑几幅满意的作品送给家乡。

我和陈豪童年记忆是在八仙桥地区，就是今天只留下100米左右长度的龙门路周边区域。这个区域老建筑只剩下大世界、青年会和被挪动的上海音乐厅。大片大片绿地鲜花深深埋没了近百年的城市记忆和风土人情。陈豪是从那里走出去的跨界艺术家，他在圣迭戈有画室，在做房地产中介生意之余主要精力放在绘画创作上，许多画作在国外获奖，还上了美国版的世界名人大全，白纸黑字的英文版本。

他上海的家在莘庄。几年前我们约好在西藏南路淮海东路咖啡馆见面，他拉了辆小推车把有两本辞海厚度的英文版本精装世界名人大全拖到碰头地点，让我亲眼验证他国际艺术家头衔。我翻阅他从万里之外背回来沉重的世界名人大全，介绍陈豪艺术家身份有宝贵的几行英文字母。这本足足有十多斤重的书会让行李超重，会被机场罚款几百美元。与此相对照，请他人肉空运几条大牌牛仔裤他都怕行李超重罚款。是的，艺术家沉甸甸的赤子之心，无法用世俗金钱来衡量。

我还是把艺术家陈豪的身影和他母校光明中学同框，照片推送朋友圈。我坚信陈豪是一个有潜质的艺术家，一个跨越太平洋连结中西文化的艺术家。许多大师都是熬过很多年后才在顶级拍卖行获得成功。陈豪在圣迭戈耐得住这份寂寞。

上海文化产业蒸蒸日上，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和增值。陈豪熟悉这块土地，又在彼岸受过专业训练，正可发挥自己的才华和特长。

无数上海人在世界各个角落发光发热。合上世界地图，我最牵挂的是流落在圣迭戈的这位画家朋友。

七夕会

寸轨的叙说

朱卫平

我是一条贯穿茶卡盐湖的寸轨铁路，自1958年以来便承担着护送运盐小火车安全抵达目的地的责任。春去冬来，随着时代变迁，我目睹了茶卡盐湖从寂寥走向热闹，再从繁华跌入衰败。唯一不变的是隔三差五来轻轻敲着我的背的一群老朋友。他们在茶卡盐湖最落魄的时候出现，自此不再离开。我对他们留下的原因不得而知，只是感受着每一滴滴落在我背上的汗水的真切。

初次见面，我横七竖八地歪躺在路边。他们穿着保守严谨，手中拿着一个小小的铁锤一语不发，击打在我身上的力量却铿锵有力。我不小心瞥见了他们眼中的无奈与痛心。慢慢地，我终于能够笔直起身躯伸向远方，开始运输越来越多的观光旅客从湖的一端去往另一端。沿途的行人向他们示意友好，也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会摘下帽子，换下平日紧皱的眉宇与严肃的双眸，换上如湖水般清澈通透的欣慰笑容。

交通的便利，带来了热闹的人流，也带来了难以避免的社会陋习。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被一点点打破，留下满目可见的污染物。这是极盛后的衰败，我渴望着人类的到来，同时却也厌倦着他们谈笑风生下自私的快乐。

即便在无人问津的岁月里，戴帽子的青年们也始终陪伴着我不离不弃。他们总是静静地有力地敲击着我，鞭策着我不要独自颓废地老去。我也在这时候知晓了他们的故事与姓名，他们大部分原是采矿产业工人，茶卡盐湖由矿场转型旅游开发，他们坚守了下来，成立了一支优秀的检道工队伍。

检道工，多么普通的三个字，却代表着一群可爱且一丝不苟的人啊。

茶卡盐湖畔每天不知多少趟地来回穿梭，是他们的坚持；拿起工具锤把腰一弯再弯，是他们的姿态；认真专注地排查铁路细节，是他们的责任。

茶卡盐湖的日月星光下，他们敲奏着乐曲，形成一幅自然美与劳动美相结合的和谐画卷。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与守护，我避免了在灰暗的日子里独自老去。也因为所有人的不懈努力，茶卡盐湖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迎来了再次苏醒。

茶卡盐湖明确了对观光者的态度，即保持对美的事物的基本尊重。检道工明朗的笑容也重新回到脸上，他们仍是静静地敲击着我的背，在清脆的回响中，迎接茶卡盐湖美丽的早晨。

摄影